

冲任管窥

陈 继 明

奇经八脉学说，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爰就冲任二脉要义，略陈管见，谬误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一、冲任二脉的循行路线及其功能

冲脉起于胞中，“其浮而外者，起于气街，并足阳明、少阴之间，循腹上行，至横骨，挟脐左右五分上行，历大赫，……至胸中而散。”（《奇经八脉考》）自胸中分散后，又向上散布到鼻之内窍“巅颞”部。其下者，注少阴之大络，出于气街，沿阴股内侧进入腠窝中，经过胫骨内缘，行到内踝的后面，到达足底。另有一支，从胫骨内缘斜向外缘，再入足踝，到足跗上，分布于足大趾。还有一支从少腹的胞中分出，向内贯脊，循行于背部。所以张景岳说：冲脉“上自头，下自足，后自背，前自腹，内自溪谷，外自肌肉，阴阳表里无所不涉。”（《类经·经络类》）

考冲脉的起源，《内经》有四种记载：起于胞中（《灵枢·五音五味》）、气街（《素问·骨空论》）、关元（《素问·举痛论》）、肾下（《灵枢·动输》）。胞根于肾脏，肾下即指胞中，乃是冲脉的根部。关元乃冲脉循行之所过，不是它的起点。关于气街，可分四个部分，即头部、胸部、腹部（包括背部）与胫部气街。《灵枢·动输》篇云：“四街者，气之径路也”。故气街乃经气汇合通行的共同通道。《内经》提到冲脉与气街的关系计有三处：一说“起于气街”（《素问·骨空论》）；一说“出于气街”（《灵枢·逆顺肥瘦》）；一说“会于气街”（《素问·痿论》）。其涵义约述如下：

起于气街：“起”，张景岳释其义曰：“言

外脉之所起，非发源之谓也。”（《类经·经络类》）这里气街指气冲穴，冲脉之前行者，自此浅出而上行，则脉内之血气，出于气街，与卫气偕行，散于皮肤分肉，先后天精气互相化合，以“渗诸阳”、“灌诸精”。

出于气街：《灵枢·卫气》篇云：“气在胫者，止之于气街。”指下肢部的经气多汇集在少腹气冲等部位。冲脉下出于气街，循阴股内廉，进入腠窝中，腠中乃足太阳之部分，故与足太阳之承山，交会于踝上以下，此足少阴又同冲脉而出于胫气之街，以“渗三阴”、“渗诸络”、“温肌肉”。究其要旨，凡下肢痿软乏力，多与肝肾精血交损、奇脉不振，经气不行有关。

会于气街：见《素问·痿论》：“冲脉者，经脉之海也，主渗灌谿谷，与阳明合于宗筋，阴阳总宗筋之会，会于气街，而阳明为之长”。腹气之街指冲脉与脐左右之动脉，乃阳明之所主，冲脉根于先天，源于后天，冲脉与阳明会于气街，则先天之精气，得后天气血为之充养，始蕴蓄而不穷，所谓“冲脉隶于阳明”，意殆本此。而胃气的资生，又必赖先天阴阳二气为之赞化，故前人认为“肾气通于胃”，其间运行之径路无非冲脉而已。李梴《医学入门》云：“冲脉即气冲，乃胃脉发源”。真是一语道破。先后天互相资生，则生化之源泉不竭。先天精气与后天气血锺聚于冲脉，宜其为五脏六腑、十二经脉禀受脉气之所在，故为“十二经之海”，亦即“血海”。

任脉亦起于胞中，沿腹和胸部正中线上，抵达咽喉，再上至颊部，经过面部进入于眼目。它和足厥阴、太阴、少阴并行腹里。会足少阴、冲脉于阴交；会足太阴于下脘；会手太阴、少阴、足阳明于中脘；会督脉于龈交。

另有一支由胞中贯脊，向上循行于背部。

任脉和冲脉一样，都根于肾脏。前人认为，肾脏之精液，一从任脉而出于廉泉，一从脊髓空而上通于脑。中医历来重视唾液，并以唾液盈亏测知真阴之消长，这与任脉经气运行有关。而髓海空虚、眩晕厥仆，又常可视为任阴不足之见证。任脉为阴脉之承任，足三阴经脉皆循行少腹，而隶属于任脉，凡精、血、津液均为任脉所司，故前人称任脉为“阴脉之海”。

冲任并起胞中，冲为血海，任为阴脉之总司，又主胞胎，故息息相关，对人体生长、发育、生殖机能发生重大影响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云：“女子七岁肾气盛，齿更发长，二七而天癸至，任脉通，太冲脉盛，月事以时下，故有子”。说明冲任二脉有涵蓄先天精气和涌泄月经的作用。天癸乃是化生男精女血的物质，沈尧封认为，天癸从任脉来，月经由太冲来。若冲任不通或不盛，每致月经不调，故调经必治冲任。冲任失调的最大特征是阴阳失衡，盖奇脉精血，阴中有阳，浑然一体，一有偏衰，则阴阳失却动态之平衡，多种病变因兹而起，故调理冲任亦为内科医家所重视。

二、冲任二脉的病理及其证治

冲任为病，概言之，可分虚实两候。实证源于经气阻滞，虚证源于经气虚衰，而前者往往有不足之内因。其病变牵涉面相当广泛，兹择其主要病理作如下讨论。

1. 冲任气滞

经云：“任脉为病，男子内结七疝，女子带下瘕聚”。（《素问·骨空论》）女子之瘕聚，即男子疝症之属。所谓七疝，指冲、狐、厥、癰、瘕、瘕、癰。足厥阴肝经络阴器，故疝病多从肝论治，但内经列为任脉病，盖因肝经与冲任同居少腹，关系密切，肝气失于疏泄，则气血失于调畅，冲任因而失调。故疝虽属肝病，而与任脉不能担任有关。凡宿病不解，未有不入奇经者，若仅仅治肝，不治奇经，则用药不达病所，虑难收效。凡疝之上冲者为冲病，下注者

为任病，此为论治之总纲。

七疝之病因，约之有气滞、瘀阻、寒积、热郁、水停之不同，用药有疏理、化痰、散寒、泄热、渗利之各异，而悉以疏通奇经气滞为第一要义，一则经气运行诸邪易解，再则疏通经气有散结止痛之功。所以叶天士云：“奇脉之结实者，古人必用苦、辛和芳香，以通脉络，其虚者，必甘辛温补，佐以流行脉络，务在气血调和，病必全愈。”（《临证指南医案·产后门，程案》）实属见道之言。

疏通奇经气滞药有别于一般的疏肝理气药，尝思张仲景治“阴狐疝气”之蜘蛛散（蜘蛛、桂枝），大有奥义。狐疝之见证，乃睾丸上下，若狐之出入无时，往往系寒湿袭阴而睾丸受病，用桂枝深入营分，疏肝散寒，尤赖蜘蛛深入血络，化瘀镇痛。这一辛香通络方法，对后人尤多启迪。后世之三层茴香散（大茴香、川楝子、沙参、木香、萆薢、槟榔、茯苓、川附），能治阴囊肿大如栲栳，盖假茴香辛香通络，引入奇经而奏奇功。《韩氏医通》青囊丸（香附、乌药），用于冲任气滞之症亦颇相宜。一般气滞瘕聚可选用香附、小茴香、乌药、炒川楝、胡芦巴之属；血结瘀阻参用归须、桃仁、山楂之属，甚则参用三棱、莪术、炮山甲等品；夹热加山梔，夹寒加桂、萸。水疝可用五苓散加川楝、小茴香等，随证制宜，多能收效。

2. 冲任瘀阻

瘀阻冲任多系冲任之标病。其瘀结之产生，可因外感风寒、内伤生冷、七情郁结等因素所导致，亦可因产后恶露未净、瘀血凝结而发生。瘀结日久，可成症瘕。见证或月经不调，或漏下不断，或经闭不行。由于瘀血阻滞，后天生化之气血无以下行，先天精气阻而不通，于是奇脉不振，呈现本虚标实之征象。

治之大法，凡瘀结未甚者，可望速散，宿瘀停滞者，只可缓攻；虚实兼呈，消补兼施。张仲景治妇人腹中瘀血，区别轻重缓急，若症结未坚，用下瘀血汤攻而去之；若症结较久，只宜桂枝茯苓丸缓图消散，此中极有分寸。吴

鞠通深明仲景心法，制“化症回生丹”治血结成症，方中颇多虫类消瘀入络之品，深入奇经，用于子宫肌瘤，有默移潜消之功，一俟症除瘀散，则奇脉流通，生气不绝，乃“瘀去则新生”之意。

近代张锡纯氏治冲任瘀阻颇有独到之处，如其所立理冲汤一方（生黄芪、党参、于术、生山药、天花粉、知母、三棱、莪术、生鸡内金），寓消瘀于扶正培本之中，攻不伤正，补不呆滞，大能化冲中瘀血。凡瘀血内停而致“室女月闭血枯”、“男子劳瘵”及“一切脏腑症瘕、积聚诸疾，对症用之，确有效验。张氏更有以补为通之法，他说：“无论血瘀冷积，日服真鹿角胶四五钱（分两次炖化服之），日久亦可徐消，盖鹿角胶原能入冲任以通血脉，又能入督脉以助元阳，是以无论瘀血冷积，皆能徐为消化也”。（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医论》）推其所以，盖前人“养正则积自除”之意，此为治虚人瘀结的又一法门。总之，辨明标本虚实，着眼阴阳气血，或消或补，或消补兼施，圆机活法，全在善于掌握。

3. 冲任虚衰

冲为血海，女子以系胞，男子则为化精之所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云：女子“七七任脉虚，太冲脉衰少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故形坏而无子也”。冲任虚衰，则经事不转，孕育不能，在男子则精竭下损，阳痿不起，衰象迭见。

《内经》对冲任虚衰的经闭作了病理的阐述：“此得之年少时，有所大脱血，若醉入房，中气竭，肝伤，故月事衰少不来也”。（《素问·腹中论》）指出了冲任虚衰乃肝肾俱伤、中气内损、化源不足所致。据此出其方治：“以四乌鲂骨、一蒺藜，二物并合之，丸以雀卵，大如小豆，以五丸为后饭，饮以鲍鱼汁，利肠中，及伤肝也”。（《素问·腹中论》）乌鲂骨咸温下行，主女子赤白漏下及血闭血枯；茜草甘寒无毒，能止血治崩，又能益精气；雀卵甘温，能补益精血，主男子阳痿不起，女子带下诸疾；鲍鱼能通血脉，益阴气。诸药润枯泽竭，能补能通，直入冲脉血分，乃通补奇经之祖方。此方不仅

治妇人血枯，男子精枯劳损亦可应用。后世治男子精枯劳损，用血肉有情之品，以填补下焦，积精化气，如龟鹿二仙膏，治瘦弱少气，梦遗泄精，目视不明，精极之证。所谓精极，即有冲任虚衰之意，除用人参、枸杞补气益精，更用鹿角、龟板以通任督，栽培精血，交通阴阳，殆从本方所伸引。

冲任虚衰，可见“厥”、“眩”证候。《灵枢·卫气》篇云：“下虚则厥”、“上虚则眩”，所谓上虚则眩，究其原，实属下虚，盖肝肾之精气，从任督二脉，出于头气之街，则脑髓得养，何致有眩晕厥仆之变。厥证与冲任攸关者，多因肝肾精血不主内守，任阴不足，冲阳上冲所致。《本事方》白薇汤（当归、人参、甘草、白薇），治产后血虚发热晕厥，观此方大有巧思，既用参、归、草补益气血以复其旧，更以白薇纳冲滋任，俾冲阳得潜，晕厥自解。眩证关于冲任者，多偏于阴虚，治之之法，宜宗《内经》“虚者引而起之”之旨，（《灵枢·卫气》）通补奇经，起其经脉之血气，引出头气之街，眩证自平。

冲任失调，阴阳失衡，可见精神症状。脏躁一证，徐忠可、唐容川诸家均指其病位在子宫，最为有见。临床所见，此证多见于妇女更年期，可以互相印证。甘麦大枣汤是益心气、补脾气、缓肝急之良方，并不专入奇经，何以治此证有验？盖后天生化之气血从阳明而入冲脉，润枯泽竭，脏躁自解，诸恙自平。此冲任病变从心肝脾论治者。《妇科辑要》以甘麦大枣加入入冲之紫石英，敛肝之芍药，着意调冲缓急，治脏躁而见反张症，选药得当，寓意精深。

4. 冲任失守

冲任失守可由心、肝、脾、肾之病变所累及，亦可由本身直接损伤所引起。任脉亦主精室，其为病女子可见带下，男子则为遗精。冲任失守，可见崩漏、带下、小产、遗精诸疾。其论治当区别阴阳的偏盛偏衰，病性的属寒属热。

《千金》小牛角腮散，为治“崩淋带下”的效方，药用牛角腮（烧赤）、鹿茸、禹余粮、当归、干

姜、续断、乌鲗骨、龙骨、赤小豆。以鹿茸峻补冲任之血，壮冲任之气；牛角腮、乌鲗骨、龙骨塞中寓通，以化瘀固冲；对崩漏属阳虚气弱者甚合。所治带下，乃任脉不固，不能约束脂液所致，以带下绵绵如注，无色黄腥臭为其适应范围。若既见奇脉受损，又有湿热内蕴，当清泄瘀浊与通任固摄兼顾，《千金》治漏下去白方，用鹿茸、白薇、狗脊三味，其中白薇既能泄任脉湿热，又有固摄之功。此方标本兼顾，对指导临床立法用药，很有启发。

对于肝阳下逼，冲阳不潜，任阴不固而致遗精、带下、漏下、半产诸疾，《通俗伤寒论》滋任益阴煎（炙龟板、砂仁拌捣熟地、猪脊髓、蜜炙黄柏、盐水炒知母、炙甘草、白果）效果甚佳。此方以龟板滋潜肝阳、熟地滋养任阴为君；臣以知、柏直清肝肾，益冲任之源以封髓，佐以脊髓、炙草填髓和中；使以白果敛精止带，为清肝滋任、封固精髓之良方。与《千金》小牛角腮散一寒一热，适成对照，可以互参。

崩漏在辨证论治前提下，注意调理冲任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，因其用药以金石介类居多，以收摄冲任之气，正本清源，引血归经，往往不止血而血自止，震灵丹治崩漏日久不愈，所以有效者，妙义在此。

5. 冲气上逆

《内经》谓“冲脉为病，逆气里急”。（《素问·骨空论》）《脉经》论任脉为病，“苦腹中有气如指，上抢心，不得俯仰、拘急”。（《脉经·卷二》）故冲逆一证，乃冲任主病。但见证有寒热虚实之分，又有气逆血逆之殊。经云：“寒气客于冲脉，冲脉起于关元，随腹直上，寒气客则脉不通，脉不通则气因之，故喘动应手矣”。（《素问·举痛论》）又云：“诸逆冲上，皆属于火”。（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）首揭冲逆当分寒热之旨。冲逆因肝失疏泄、胃失和降或肾经伏寒所致者，证多属实；因肾气不纳，任阴不足所致者，证多属虚。

唐容川在释“诸逆冲上，皆属于火”的病机时指出：“诸逆谓吐、咳、呛、呕等，凡是冲脉气逆，头、目、咽喉、胸中受病，均系心肝之

火，挟冲脉上逆也”。（《医经精义》）冲逆所致咳嗽，多呈阵发性，甚则上气而喘，可与情志拂逆有关，王旭高主用吴萸汁炒桑皮、苏梗、杏仁、桔红之属，其中吴萸汁炒桑皮，颇有妙思，吴萸能入冲脉降逆气，其汁炒桑皮，旨在肃肺降冲，以定冲咳。冲气逆于胃，可见呕吐、心中疼热等证。呕吐宜降阳明，冲脉隶于阳明，故降阳明即是降冲气。心中疼热，常用苦辛以疏结气，甘味以缓急迫，制肝中实寓有安冲之深意。气逆可以导致血逆，举凡呕血、咳血、衄血、倒经诸症，均与冲脉有关，因冲为血海，必须降气安冲，气降则血不上溢，安冲则血自归经。

寒客冲脉所致冲逆，系肾寒兼夹肝邪为患，宜温肾制肝，降逆安冲，以桂枝加桂汤加紫石英、沉香最为合拍。

冲逆之虚证易见喘促、呃逆之变，临床验证，治虚喘用坎炁、熟地、磁石、紫石英、牛膝、五味子之属，颇有佳效，因坎炁最得先天之祖气、能填补精血、交通任督、纳气归根，配合熟地滋养任阴，庶几阴平阳秘；磁石、紫石英、牛膝、五味子交通肺肾，降逆安冲。可随证参用补气化痰之品。虚证呃逆，有因肝肾阴虚，相火夹冲气上逆者，朱丹溪主用大补阴丸，以峻补真阴，承制相火，滋任安冲。若呃声低微，气不接续，往往是久病元海无根、阴阳离决之危候，急投人参、鹿茸之属，或可挽狂澜于既倒。

小 结

冲任二脉起于胞中，根于肾脏，肾主先天之精气，又受藏水谷之精，从冲脉上行出于腹气之街，下行出于胫气之街；从任脉上行出于廉泉和头气之街。能荣脑髓、化乳汁、通经水，可见冲任二脉乃是运行先天精气和后天水谷精微之径路。

冲任二脉与督脉、足少阴、足太阴、足阳明总会于宗筋，循腹上行，复会于腹气之街，腹气之街乃阳明之所主，惟有胃气，诸脉始振，可见胃气乃人生之本。但胃气惟得先天之赞

张景岳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妇科的论点

广州中医学院 罗元恺

一、景岳的学术思想

景岳对于《内经》的研究,造诣颇深,故其学术思想主要源于《灵》《素》。他特别重视阴阳学说,“阴阳者,天地之道也”,它是自然哲学的理论基础。张氏在《类经·阴阳类》曾注释说:“阴阳者,一分为二也。”又在《大宝论》说:“命之所系,惟阴与阳,不识阴阳,焉知医理?”《景岳全书·阴阳篇》更明确指出:“凡诊病施治,必须先审阴阳,乃为医道之纲领,阴阳无谬,治焉有差?医道虽繁,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,阴阳而已。”他根据阴阳互根之理,认为阴与阳既不可须臾离,更不能相失,而是有互相资生的作用。故提出“善补阳者,必于阴中求阳,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;善补阴者,必于阳中求阴,则阴得阳升,而泉源不竭。”(见《景岳全书·新方八略·补略》)这是对阴阳互相依存、互相调节的认识和在治法上的具体运用。他认为人体的真阴真阳,只患其不足,不患其有余,这是张氏比较着重于温补的理论基础。对于脏腑则较重视肾、脾,认为肾主先天的真阴真阳,脾主后天水谷之精气,均为人身之本,故治法上多着重于调补肾、脾。

景岳对于金元四大家的学术观点,既吸收其所长,又不完全苟同,而独树一帜。如对刘完

素(河间)提出的“六气皆从火化”而主张苦寒泻火之说,认为不符实际,因疾病有寒、热、虚、实,治法有温、清、补、泻,若概用或过用苦寒,足以耗损真气,贻害无穷,故《景岳全书》有“辨河间”的专论。对于张子和把外感、内伤概视为邪气为害,而用汗、吐、下三法以攻邪。景岳认为不少疾病有因虚损而致者,如非有外邪或纯实之证,则攻法足以伤正,不宜乱用,此种观点,散见于《景岳全书》之中。对于李东垣着重从脾胃立论,主张升阳益胃之法,则比较推崇,但对其“火与元气不两立”之说,却提出异议,此点意见,于《辨河间》篇中曾有谈及。这主要是对“火”字的含义认识各有不同。本来东垣所言之火是指邪火,而景岳所言之火则为真火,亦即真阳。由于所指的内容不同,以致互相径庭。两种含义,本不能混为一谈的。对于朱丹溪所言“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”之说,景岳最初颇为信服,继则疑信参半,经过临床实践之后,终则大加反对。他认为阳既非有余,阴亦常感不足,故主张要善于补阴扶阳,并指出真阴真阳在人体的作用是很重要的。故在《景岳全书·辨丹溪》中说:“人得天地之气以有生,而有生之气即阳气也,无阳则无生矣。”并以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“阳气者,若天与日,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,故天运当以日光明”之旨为

育,始生化而不穷,冲任二脉乃先后天互相资生的径路。

冲脉为精血锺聚之经,十二经之海,对五脏六腑、十二经脉有统率作用。冲脉动则诸脉皆动,冲气逆则诸气皆逆,而冲脉之安和又借任脉为之担任,故二经病变每每相关。

冲任病变,其本质为精血之损伤,其见证为阴阳之失衡,即见实象,亦是本虚标实。凡

气滞、气逆、血瘀、水阻、寒客、热伏都是其标,故论治当分标本,“知标本者,万举万当,不知标本,是谓妄行”。

调补冲任,宜宗《内经》“虚者引而起之”之旨,盖不补不能复其虚,不引经气不能行,即后世所谓“通补”之法。

(朱步先协助整理)